



三獎

作品

溪底無光

得獎者

林楷倫

林楷倫，一九八六年生，想像朋友寫作會的真實魚販，台中人。讀過很多所大學與一所研究所，但都沒畢業，學歷五專。二〇二〇年獲得林榮三文學獎、台北文學獎、台中文學獎等。

得獎感言

想要怎麼致詞，想到一半就刪了。

第一句是 *lokah simu kwara*，大家好。

第二句是所有的書寫都是將自己切碎後放入。一刀一刀地切。

必須勇敢地切割自己。該感謝的都說過了。曾怯懦無力的，勇敢一點，我這樣對自己說。

你很棒了，真的。

溪底無光

坐在高麗菜車的後斗，第幾趟了。

力行產業道路怎麼開怎麼晃。繩索捆住幾十箱壓壞的高麗菜，我的後靠背是高麗菜牆。前座坐滿三人，我坐在後斗，Beluy叫我坐在一箱高麗菜上，說這位置是山景第一排。第一次坐這種車，是車被銀行扣走，門外灑了紅漆，那天我連電話都不敢接，欠的錢賣房賣身都還不起。

聰明的我，事發之前與妻子離婚。

「不想連累妳。」真是個好理由。她說你要跑路就回qalang。qalang是她的山上，坐菜車回去沒有人會發現。「別再賭了，這是我最後一次幫你。」她說。她說這話不只一次，每次的最後一次都有下一次。

跑路的那天，我聽妻子的話沒有賭，力行產業道路沒有訊號就不能賭。睡在她以前的房間，枕頭棉被都沒有她的味道，多久沒有人住就帶來多少的癢。怎樣都睡不著，不敢打開手機，新辦的預付卡流量有限，況且這支手機沒有其他人能找得到我。拿出口袋裡摺成四折的六合彩期碼表，下方的空白期數還能算十幾期。把高麗菜車的車牌寫在紙上，找出規律當成定理，填好空格幾個號碼，就能做美好的夢。

「姊夫，不對，你已經不是姊夫，到底要叫你什麼，你跑路的要不要改名啊？」Betuy消遣起我。

「叫我qnanq。」我說。

妻子總愛這樣叫我，意思是貪吃、貪心的人。

「唉唷唉唷，真的假的，有心要改喔。這裡貪吃沒關係，有高麗菜給你吃，看你要躲多久，一輩子如何，還是要兩條被子？」他拍我的手臂說。不好笑，也得乾笑幾聲，我問他有沒有工作可以做，他說割高麗菜，春天採櫛瓜。

「沒有身分證的、逃跑的外勞都一個月一萬五，你前姊夫，一天八百。」

「錢這樣不夠。」我說。

「不夠沒辦法，老闆跟你一樣是漢人，你可以去跟他說。拜託你們漢人怎可能說得通。先做一陣子，再幫你找山上有什麼臨時的可以做。」

割高麗菜，腰痠手疼，日領薪水時就好了一點。手機切成飛航模式，設定好下午六點的鬧鐘，打開網路，傳一封LINE，「35、28×10、15，雙連碰、五十元。」傳出訊息幾秒後，我收回訊息，跟妻子說好不能再賭，組頭傳了兩個問號回來。

依舊等八點開獎，我的號碼有中，沒有簽就沒有意義。

這樣的生活，過不了幾個禮拜，以前一個禮拜下注四天，那四天才覺得生活很有趣。Betuy總問

我有沒有存錢，還有沒有在賭，我回一天八百能存什麼？能跟誰賭啦。我跟他哭窮，問他還有什麼能做，他指向廚房地上一罐罐的醃魚。

「這要賣誰？我自己都不敢吃了，還要叫我醃這個。」

「誰叫你醃，你有泰雅的血嗎？你這漢人醃出來能吃嗎？還以為我要教你醃魚，這不外傳啦。要你去打魚，打溪水與溫泉間的苦花，這叫 *qulehalay*，真——正——的——魚。」

「是，小舅子。」

「這時才叫小舅子，跟我姊離婚後就不用這麼叫，假惺惺，山上的溪苦花一堆，你去找 *Watan* 學叉魚。叉完交我，你就有錢了。」

與 *Watan* 約在瑞岩溫泉旁，他帶一支自製的傳統魚叉與一支碳纖維魚叉，往北港溪上游溯去，我問他為何不在瑞岩溫泉旁打魚，「你看那裡有多少外地的，在那裡叉魚會被爆料。野蠻耶你，就算合法，這事只能偷偷做。又不是帶觀光客去部落體驗，那樣才可以光明正大說叉魚是傳統漁法。」他將傳統魚叉給我，他自己拿碳纖維那支。

「你就說帶我這外地的觀光。不過為什麼我拿傳統這支？」我說。他搖頭便指向今日的魚點，在溪裡的步伐像做錯事怕被發現的人，連水波都漸緩，「老人才可以用那個，我年輕用碳纖維的。噓，慢慢來，太吵太快都會嚇跑魚。」

溪的顏色是沉青，緩坡下降，而我的雨鞋裝滿了水，每一步都重了些。

他又叉了一尾魚，放到綁在身上的水桶。我瞄準，叉入水中，那一刻，Watan就笑。每叉一次，失敗一次，「往下面一點，往你的下面一點。」什麼都沒有，笑聲變得更小聲。一旁看著Watan叉魚，一整個早上只有三尾魚。

怎麼可能靠叉魚賺大錢，我想。我幫他搬只有裝三尾小魚的冰箱，後車廂放著一組電漁網與電棍，這才是我想要的方法。我問Watan那組電魚工具哪來的，他說那是偷電魚的人被追捕時丟在路旁的，「問這個要幹嘛？泰雅族不會電魚。」他又開始說起泰雅族本來都不用耕作，向土地喊小米就出小米，對河流喊魚就有魚的傳說。「喂喂，當我小孩喔，這我聽過了，泰雅族人最不貪心。下禮拜我不來了，這工作太累。」「山上沒事就當做玩樂就好。你老婆咧，怎沒一起來？」車走在壓深的輪胎痕，上下晃動，短短的路就暈車。

「我們暫時離婚了。」我回。

「離婚還有暫時的喔。」他說。

「別打電話來，又要叫我匯錢給組頭？這種事我不要幫。」妻子不斷地念。「不是要匯給組頭，是我網購買了割菜的刀、斗笠那些，三千。妳先借我。」妻子沒有出聲，「求妳，工作好用比較重要。」我說。沒有聲音沒有關係，她不要哭，沒有哭就好，就代表她相信我了。幾分鐘後，匯款的單

據傳給我，轉傳給賣家。

我買了一組電魚工具。我不能跟 Behy 說自己想電魚，只問他收魚的價格。他回：「等你有魚再說。」

騎著 Behy 的野狼，循著汽車的胎痕，沒那麼晃。假日常有探尋野溪溫泉的人，停在泥路旁，路變得狹窄，往溪邊一看，有人烤肉，有人挖起溪底的溫泉，平緩的溪不危險，沒有渦流，更沒有警告牌子。往沒人去的上游，撥開芒草，器具都先放在岸邊的大石，穿上雨鞋。清澈的水，能看透有多少魚。電魚前，將正負極打了一下起了火花，短暫的仙女棒，多打幾下像是煙火。火花掉入水裡熄滅。走到河床中間，每一步都要試探，怕下一步踩苔滑倒，更怕下一步沒有底部。走到水深處，一眼看不到底，上層透明，陽光可以進去，多深，才得到水的顏色。若有人看到我，一眼就知道是在電魚。放了下去，深一點深一點，水浸過手臂，直到袖濕，拉一點回來，按下電鈕。

那是我可及最深的地方，那裡必有熟睡的魚。

彷彿能聽到電的聲音，我不確定，那種聲音平常聽了會頭痛，在這裡，卻讓我安心許多。

沒多久水面浮了許多的魚，撈起。浮上的魚，幾尾直接碰到電棍，骨斷肉熟，扭曲變成幾個號碼。「7、6、2」不斷默背。黏在電棍上的皮肉難以清洗，按電鈕發出電蚊拍的聲響，直至焦成炭黑，散出肉的香味。

回到岸上將這些魚放入塑膠袋，這些魚等等會醒，沾水的塑膠袋緊貼無氧讓牠們窒息。電魚怎麼

會是違法的，就想不透，我不是把所有的魚電死，只是把魚電暈讓牠們浮上來。五斤塑膠袋一下就裝滿，我想說最多就電個三袋，爲了保育，電這樣就夠了。花不到兩個小時就電滿三袋，剛放入塑膠袋的還會跳兩下，沒多久變成我剛離開的溪，平靜無聲。

將電魚工具收至魚竿包內，電池電線塞進背包。

沉沉的塑膠袋，會變成沉沉的錢幣。「7、6、2」我邊騎野狼邊念。

將那幾包魚放在流理台，Beluy一看到就問你叉的喔，還是你買的？

「瑞岩只有你賣，是要跟誰買。」

「你又魚天才喔，是不是用牙籤叉魚，才都沒有傷口。這裡幾斤？」他問。

我不知道這裡幾斤。他一斤一百收。「不是說兩百嗎？誇張耶。」

「一斤兩百是苦花，你這雜魚誰要。」他說。我以為什麼魚他都收。

他鋪了幾張報紙，將塑膠袋的魚倒滿地，他挑選小小的苦花像是高麗菜裡挑出害蟲，挑出時特別開心。將小苦花放到玻璃罐裡，不殺肚不拿鰓，我記起苦花的模樣幫他選，特別大尾的我都丟進去。

丟了幾尾，他打了我的手。「你是懂不懂啊，什麼是真正的苦花，什麼才是能吃的大小啊？」

「啊不就苦花。」我不再幫他挑，他將那些雜魚放回濕爛的塑膠袋，石賓、溪哥擠壓流出泥色的膿。

「喂，你是不是去電的？」他將幾尾電熟變白的魚丟出門外。我不想回他，「我用叉的。可能是

溫泉燙熟的吧。」

「quanig。難怪以前我姊都那樣叫你。」他要酸我了，不想聽。

走出門外，丟出去的小魚，看到幾個扭曲的號碼。

將手機網路開啓，傳幾個號碼串成連碰。「Behuy，這些魚能換成多少錢？」客廳桌上只有濕黏的八百，錢太少只能全下。三個號碼組成四組連碰，一組八十元，四組連碰全中就能賺七萬四。本金少就賺不多，有賭就有希望。

這麼少的錢不是賭，是娛樂。

「叫你去學叉魚，你給我用電的。」

「啊不都是魚，電的、叉的有差嗎？不要每個人都跟我說什麼泰雅族的故事啦，傳說你信喔，三歲小孩喔。」

「好好好你這白浪很會說，不是不能電，我可以收電的啊，你要電，就別把他們電死，放活的回來啊。」

「好。」

「跟叉魚一樣，不要太淺要深一些。」爲了這句話，我買一件青蛙裝，就能走到更深的溪。

晚上八點十分開完樂透，「中大筆的喔。」組頭打電話來說。

「7、6、2」有中。白目不長眼的魚，靠近電棍，排成扭曲的號碼，變成一種預言。「好運。」這種祕訣講了沒人信，有人信就有人學，就不再有用了。

「照舊？」「嗯。」照舊是下一期博這期中的金額。滾個三、四期賺個幾千萬就沒有必要待在這裡。

聽說，夜裡的魚不太會游，待在自以為安全的某處，我開始夜裡電魚，畢竟這裡晚上沒其他的事做。開始電魚，手窩在長手套裡，往聚集魚的窩穴，離電棍還有兩公尺。更深，就更有魚，我這樣想，河水浸過手套，手隨即感覺到冷，久了河水變成溫暖，變成黏膩的手汗。當按下電鈕，幾秒後魚浮起，我網起那些魚，鰓不會動只是昏了假死，將魚網泡在溪水中，攪成漩渦，魚醒了暈了，便倒入打氧的水桶中。做過幾次就順手，交活魚沒那麼難。

中了一組二星，幹嘛去割高麗菜，靠這些賺就好。能將電歪的魚想成號碼，我真是天才，神有在照顧我吧。我叫組頭匯幾萬給我，用 Beluy 的帳戶，Beluy 只問你跟錢莊借錢喔？「錢莊最好能匯到別人的帳戶。拜託，怎麼找錢莊。朋友有難插刀啊。」有難插刀這句我說起來覺得好笑。

「晚上有車下山嗎？」我問。只有高麗菜車晚上下去，白天上來。

在駕駛與他老婆中間，駕駛的老婆一直說一趟三百喔，要記得喔。從瑞岩開到台大實驗林還在講，我給她六百，說回程一起啦。坐在前座，才看得到車頭與一旁的懸崖有多近，幾次還踢起腿叫出聲。「這座山旁邊都空空的咧。」我說。駕駛開始與對講機的同事講話，講這期他簽多少，我聽那些號碼就不會中，根本就是賭博。

他老婆愈熟睡，他開得愈快，前方的山景一片漆黑，我只能看車燈的光照在林木與山壁，偶爾打在反射鏡上，亮得張不開眼，他轉向下一個彎，直到霧社。

用便利商店的網路，我先打給Behuy，跟他說領幾萬，幫我轉幾萬給他姊。他回他知道，他有網路銀行。

「喂，錢哪來的？六合彩喔。」我聽不出Behuy這句是酸還是羨慕。

「什麼賭不要亂講。就當我的工資都給你姊，當我是個老婆奴不好嗎？」

「我姊是你前妻啦，說什麼老婆。這樣要改啦。看你賭這麼好賺，你怎麼可能改。」

怎麼可能改，又不是沒中過。以前好運的時候，很常說：「我中一次大的，就不賭了。」妻子聽了千百次，只問我一次賭多少，我都說當做娛樂一天一千多，還好吧。她當這一千多是我去吃頓大餐，笑笑地說你高興就好。一千多是一千九百九，一個禮拜八千，賭到衰神上身，我就加倍，薪水不夠跑去借。她問賭一次多少，我回妳想賭喔，後來我沒說的是一次三、四千。她相信我，笑笑地說你高興就好。

有中分紅給她，她當然高興。

「不改怎樣，妳要我去死是不是。妳以前都笑笑地說沒差，現在是怎樣。」在跑路前，我說。

「有一天我會先去。」她回。

我是個有責任的男人，中多少錢，就匯給她一點。

「有收到嗎？」我傳訊過去。

「有，你又簽了。中了又怎樣，你會還錢嗎？或是又借更多。」她回。

「沒人會借我，過一陣子會還啦。」

「要躲多久，躲在我 qalang 的家，你這麼愛賭有想要過個正常人的生活嗎？好好還錢很難嗎？」

「很難啊，割菜能賺多少，妳懂什麼。中一次大的，有錢就能當正常人了，現在沒有錢啊怎麼當。」

「你沒中過嗎？你那次中一筆大的，下一期你怎麼做，你講了三天說那大筆的錢要怎麼花，講什麼未來，結果咧。你說啊。」

說不出來。

神明寫的字，怎可能一下就看得懂。廟祝說。

廟的乩童，癱軟後上身，手部肌肉僵直，顫抖如同抽筋。人不可能演成這樣，我想，那如同觸電

的嘴臉，吐了白沫，那刻一旁的廟祝拿了木筆給他，在沙裡揮寫。寫完蓋起紅布簾。

「有緣的，隨喜入簾內參詳。」

內行的都知道，五千五分鐘。那盆沙，像是蛻蟬扭曲的路徑，看不出有什麼號碼。不能說自己看不懂，神明會生氣。乩童的頭蓋了紅布，我拿了一萬給他。祂在我耳邊尖銳地說，下刻沉厚的啞，他只說出五、六個的尾數，沒說出號碼。我看得懂了。我再拿三千給廟祝，記起號碼，神明給的與我算牌的號碼類似，我都有簽。

神明的字是歪扭的。沒有中，一定是我看錯。

電暈的魚、電熟的魚很像神的號碼，我沒多久就參透。

「我會再中。」我說。她已讀不回。再中幾次，我會讓她嘴閉起來。

開高麗菜車的夫婦跟我說，早上八點會有一台空車可以載我上去。我想也好，今晚可以打魚。這台原本是往返瑞岩、紅香的三噸半賣菜車，雞魚肉菜都有。今天不賣肉跟菜，幫部落的人載兩頭黑豬上山。豬綁在後斗，流出白沫。「結婚喔。」我說。

「你這漢人怎麼知道。你泰雅的女婿喔。」他看我的婚戒說。

「那你有殺第一刀嗎？」我點頭。

「趕路嘿。都是這裡的人，不會讓你暈車，我要開快一點喔。」彎道不用減速，既然都是瑞岩的

人。「那你知道哪一座山是你的 qalang 嗎？」我問。「當然。」他邊指著邊說。我不知道他說的是真是假。這問題我之前問過妻子，妻子胡亂回答，「妳這樣不行喔，會得罪你們的山神喔。」

「泰雅哪有山神。你問這個要幹嘛？qananiq。」妻子說。「有神就可以求牌呀。」我說。

當司機問我的族語名字時，我回 qananiq。他笑說誰會取這種貪心鬼的名字，我回我妻子取的。

「唉唷。不錯喔。」他說，似乎懂為什麼要叫這個名字，絕對不是他想的那樣。「你們有山神嗎？」我問，大自然是他們的神，要不然就是耶穌了，他說。

這裡有神，附身在溪底的小魚。我用電棍讓旨意出來。

放我下車，他往紅香去，「改天來紅香溫泉坐坐。」車開走，還聽得到豬叫，遠方幾聲繡眼畫眉的叫聲。

我第一次來瑞岩，爲了結婚。我在台大實驗林旁的大崩壁嘔吐時，妻子叫我吐小聲一點，只是爲了聽這鳥的叫聲。她有說幾聲是吉幾聲是禍，我不記得，就不能拿來算牌。

「開車還能暈車，你看到豬噴血，也會暈喔。」在前車的 Behuy 說，我吐到只剩胃液。

「幹嘛不等我們啦？」妻子回。前車卻開得更快，看不到車尾燈，只在深鬱的林中直行。

「只有一條路啊，等誰啦。要不然你們開出第二條路給我看。」Behuy 說。

往邊坡走是第二條路，去死的路，我想。

「趕得要死，你們漢人算時辰有比較好嗎？最愛算的說不定都離婚了。」Behuy不耐地說。

「弟，嘴巴乾淨點喔。」妻子回。Behuy前導，我的車在中間，後方載著兩隻待宰的豬。妻子一直問我，你敢下第一刀嗎？我說我敢。窗戶多麼緊閉，還是飄來後方豬車的味道，那時我暈車了。

「小舅子對不起，我們漢人最愛算，哪像你們有靈鳥助念。」

到瑞岩時，鞭炮四響，碎紙花黏在黑豬身，特別顯色特別吉利。綁緊的豬丟在舊瑞岩部落前的廣場，幾個小孩去踢豬。Behuy問說幾點要殺豬？走啦，殺豬啊。岳父磨刀，只給我一把小小的刀。

「有沒有殺過豬？」Behuy問。我搖頭時，他搖起噴漆罐噴在豬頸，「這裡。」搶走我的刀，刀尖輕戳躺在地上的豬，豬叫，豬頸掙扎，將刀還給我，我眼裡只盯著噴漆的紅點看。手還在抖，刀被妻子搶走，用反手示範戳刺，「姊，猛喔，妳殺過豬喔。」「沒有啦。演一下。」妻子曾抱怨說結婚幹嘛殺豬，現代人都送喜餅。「你們傳統是殺豬殺牛啊。」我回。「殺豬可以，我怕見血呀。」妻子說，這時她卻興奮地跟孩子們一起踢豬。

我感受不到那種興奮，豬叫變成回聲，繞在左耳右耳。「時辰到了嗎？」我問。

「什麼時辰，要不要拜拜，sehuv。」旁邊的人說，我聽得懂那句族語跟講白浪一樣意思，是漢人。妻子在笑，我懂那種幽默，曾模仿原住民逗她笑，醜化當成玩笑慢慢累積，最後笑不出來。

將小刀舉起，往紅點刺去，第一刀刺得淺，刀往旁拉，沒有割到動脈，只有劃開豬頸的白油，豬沒有死還一直叫，滲出少少的血。「是會不會。」有人呼喚我岳父。岳父拿起我的刀，從傷口入，入

深一些，劃過肌肉，割開血管氣管，豬的叫聲嘶啞抽動。一旁的人接起血來，岳父從腹部一刀，後面的過程，我不看。

冬天的瑞岩，每戶都有烤火的火堆，火堆上烤起豬腸、豬心、三層肉串，岳父分切起豬肉，岳母交肉給親戚。親戚們指定要什麼部位哪種內臟。那是個很熱的冬天，蒼蠅一下就來了。包圍瑞岩部落的山，深綠近黑。「恭喜啊，恭喜啊。」握我的手，很熱很熱。「他誰？」妻子不知道，反問我說：「誰的烤肉，快點拿走，你不吃嗎？」

咬下牠的肉，感覺就像刺入豬的頸脖，我吃不下。「很無聊吧。」妻子說。

「第一刀沒有戳進去，是不是很沒用？」我問。

「怎會沒用，出錢的最大，大家等豬肉而已。」她回。中了三星付這些豬的錢，神給的結婚賀禮，我怎麼會忘了看血流出後的痕跡。

「別想太多，走啦，讓我看你有用的地方。」妻子騎上Behuy的野狼，叫我坐後座，順便帶一支鏟子到他們的溪。

赤腳踏入冷冽的溪，有小魚在啄，我癢到笑了，她說牠們不怕人，說泰雅族人不會濫捕。她彎腰摸起溪水，摸到一處，她叫我在那裡挖坑，冒出熱燙的水。「溫泉呀，都市俗耶你。」妻子脫了上衣，穿著內衣褲下水，我則是全裸沒穿。她笑，笑看過幾百次的裸體，「不怕別人看喔。」她說。

「妳都不怕了，我怕什麼。」泡到熱，泡到暈，我引了一些溪水降溫，幾尾不帶眼的魚滑入，前妻說這尾是苦花、那尾不知道。她將引水的通道挖得更大，要不然魚會燙死。水變溫了，沒那麼熱就更像冷。她說她最喜歡吃醃苦花，尤其是這裡的苦花，Betuy會來釣，有大有小，她喜歡吃小的。

「羞羞臉喔。」Betuy遠遠地說。

他釣了很久，久到我們的頭髮都乾了，去玩水又濕了。「釣到什麼？」

什麼都沒有。

「泡完溫泉，就把溫泉拆了，溪水流過變得不燙，就不會有魚死了。」妻子說。

「魚笨成這樣，還會被燙。難怪泰雅族的祖先可以喊 balay 魚就會來。」我說。

現在想起來，泰雅的傳說是暗喻有山神的存在。

不是假日的瑞岩溫泉，還是有一窪窪的溫泉，就算沒有擾人的露營客與輾過河床的吉普車隊。

「你們漢人怎會記得拆啦。」那些溫泉有溪水導流的破口，卻有許多魚游了進去。水霧薄薄，很像是醃苦花魚覆在鱗上的小米發酵。一定會有不長眼的魚游入就出不去。這溫泉沒有水草、沒湍流，魚的側線感受不到危險的波動，只有溫冷交會，幾秒的不適，久了就習慣。第一批的小魚，往更深處游，靠近更燙的水，從裂縫出來的熱，滾燙如同沸騰的氣泡，一定會燙熟的。

燙熟的沉入水底，肉屑或腐爛分解在水中，下一批魚嘴巴開開，將肉屑濾鰓吞入。

反覆如此。我想破壞這些石牆，但假日又築牆而起，就沒有破壞的必要。

溫泉池底的石，有多少死魚，遊客不覺得很重要，甚至玩起進池的魚。有人在，這些魚還不會進入死燙的水，但牠們不記得這個陷阱從何而來。填了一塊石，封起破口。

涉水往前到小魚大魚所處的石縫、壺穴。

沒多久，我剛封好的溫泉，熱得像是瑞岩早晨的霧，是炸雜魚的油煙，是高麗菜車的廢氣。這誰下去都會燙熟吧。將電棍插入溪底，按下電鈕，被電的魚能感受到麻刺還是熱燙呢？不管怎樣都會昏暈浮起，入我的網。一尾一尾，「抄家滅族。」Behuy跟妻子都這樣形容過電魚。

是啊，真的是抄家滅族。若其他漁法有這種效率，仍然是這樣形容吧。

一批批浮起的魚，我記起奇特的形狀，揣測號碼。撈起後丟在水桶內，等牠們甦醒。十二趟水桶，可裝滿六十公升的冰箱，打氣就能活到Behuy面前。

挑起那些被電熟或脫皮的魚，丟在溫泉池裡，至少還有魚可以作伴。

我每次都跟Behuy說：「我放生很多小魚，放給牠生。」放幾尾走，差不了幾十克，幾十元。牠們都是我的山神，凹彎的身軀給我靈感，怎可能趕盡殺絕。

入夜就開啓頭上的探照燈，繼續作業。入夜是危險的，我看不出水濁或清。

還剩幾桶要電，往下游去。魚點在溫泉旁，沒多久一批，再電第二批時，青蛙裝破了小洞，濕黏，水暈散。我按下電鈕，魚浮起來，我看到神蹟，27、13、5，還差幾號。我持續按下，水滲入愈來愈多。水位高漲，沒多久，身體就濕，腳底的麻刺蔓延全身，些微地痛。

變成可能溺死的蛙，魚都沖走了，還有兩個號碼，水已到脖子，電池浸泡到水，毫無用途。我仍把電棍插入，電下，無魚浮起。感到痛時，小腿顫抖，彷彿將小刀劃開豬的頸脖氣管時的幾下掙扎，劃得更深，繼續電啊，差幾個號碼而已。閉上眼只見到落下的各色彩球與號碼，跟幾尾電熟變白甚至焦黑的苦花。我睜開眼，水沒有顏色，等同於暗夜。

頭沒被淹到，手慌張抓起一旁的石頭，以為拉倒了牆，就會分流，水位不會那麼地高。

石塌牆崩，熱燙的水滑在雙腿之間，與冷交錯，忽然熱變成寒，或是相反，分不出來。

水位沒降，浮在水面上的水桶，裡頭的魚都已游走，幾尾給予神旨的魚已漂到下游。岸邊的冰箱，卡在遠遠的大石前，裡頭沒有魚。

我還記得那些號碼，這樣今天就不是做白工。

「魚呢？什麼都沒有喔？」Behuy說。

「能電到什麼都沒有，你真厲害。將溪底的魚電完，還真功德圓滿。這樣你怎麼還錢。」他不斷

數落我。2、13、5、21，還有一碼是什麼，我記不得了。將青蛙裝脫下，翻過來晾乾，掉出一尾被踩扁的魚，像是7。就照這樣簽了。

「能還啦，別擔心。小舅子。」

「幹嘛叫那麼親，要借錢喔，要借多少？」我比了個五。他問五千？那是我想借的數字，我搖頭表示不夠。「鬼才要借你五萬。借你會還咧。」他說。

「山神給我一組牌，一定會中，我靠祂中過很多次了。」我說。

「哪有什麼山神，少在那裡騙。那麼猛，要不要順便跟我姊募資，最好是啦。」

「就當投資嘛。反正沒中，我還是會回來。要不然電魚器具押在你這啊。」我說。

「幾號，跟小舅子我說，我不貪給我兩個號碼。」

天機不可洩漏。他給我五千。

「我這裡有五萬，能下多少？」我問組頭。我已沒有信用，頂多開兩倍額度給我。

「就十萬不夠啦，多一點給我，都多久交情了，我以前一次都二、三十萬地下，你賺飽飽看我現在這樣，回饋一點，要不然你借我。當做投資。」

「把賭博當成投資，是我有病？還是你？要不然我借你十五，當做相挺，利息一個禮拜三分，下禮拜還。」

「好好好，我這邊本金二十，兩倍就是四十。」要他號碼記好，我不連碰，單一串關五星。「這樣玩都沒下保險，不多幾個號碼立柱。你是神明指示還是下完就定生死？」

「有仙則靈，知不知道？你別跟牌喔，有跟就沒用了。」

「我這尾鯉魚要翻身了，你不要不信。」我傳給妻子，她回問我什麼時候要還錢，還想要用賭翻身。

沒用的男人。「qunig，你怎不去死。」她還沒等我回答問題，就回這句。

我不知道還錢重要還是戒賭，我不賭就沒有錢還，躲在山上一輩子像是躲在壺穴的魚，電下去浮在水面。賭就賭一口氣，「錢還完就能回妳身邊嗎？」我問。等不到下一句話，手機的通訊量已滿。

「我翻身了，還去找妳這種女人，我不是傻了。」這句話沒傳出去。

又隨高麗菜車下山，最後一趟力行產業道路，習慣彎道的甩晃，路面的穴窪，抓著後斗的鐵欄杆，我覺得自己要自由了，像是一頭載往瑞岩的豬，爲了喜訊被賜死，綁腿的鐵絲鬆了，在車停下的那刻，就能奔向森林。想起我殺不死的那頭豬，刺入脖子時，噴出的血好多，那雙直盯我的眼，無神就不會感到恐懼了，那樣算是給牠自由吧。這樣想真不吉利，我開始算能有多少報酬。上億吧，我感謝瑞岩的神與北港溪的苦花。

「你有賣給苦花王子喔。」走之前的我說。

「有呀，給他的都是特選，特選中的特選。你們這些漢人很囉唆，選來選去。」Behuy說。qulehbalay小小的不需要用醋來將刺軟化，直接炸，刺酥酥脆脆地很好吃。我始終不能接受醃魚的味道，聞起來像過期的口水，但妻子硬逼我吃過一次小米醃漬 qulehbalay，嘴裡的酸，引出如雨後的草味轉成甜。

內臟沒清的苦，牙齒磨起細小的刺，吞下。以為只要是魚都會發酵成這種味道，醃吳郭魚的養殖臭更濃、醃黑喉太軟。「什麼才是 qulehbalay？」我問。他的食指伸出，好的苦花不能比泰雅男人的食指還長，他的食指短短。這個問題我問過其他的人，他們都說 Behuy 胡謔，沒有這樣的分類。太大的苦花，肉粗一些，魚刺容易噎喉，沒人吃醃魚時要一直吐刺。

「明天請你吃苦花大餐。」我回。

下山之後，我訂了苦花王子的餐廳，一桌十菜兩湯，我跟 Behuy 吃。

他到餐廳說：「中大獎了喔，不用跑路了。」

我跟他，沒什麼話說，看著菜不斷地上，首先是鮭魚旗魚鮪魚生魚片，盡是一些老套到不行的菜。直到一盤炸苦花，老闆特地出來說這是 Behuy 的魚。那些苦花大過泰雅族男人的手指，每尾都像手掌一樣大。

「超大苦花，讚喔。」Behuy 拍打老闆肥肥的手臂。

「吃啊。」我知道他不愛吃大尾的，甚至他不把這些當成魚，賣給漢人剛好。

Behuy一口咬下，像吃 gulchbalay。他不斷咳，嘴裡滿是細刺。老闆拍他的背，吐出的苦花是白色的糊，我仔細地看那些刺會不會變成號碼。看不出所以然，神沒給旨意。

「再吃。再吃。」我說。再上一道薑絲苦花湯，湯裡漂滿食指大的苦花。

「浪費這些真正的魚了。姊夫，你到底中多少？」Behuy將湯裡的苦花盛起一碗給我，那些苦油炸過，刺可以直接吞。用筷子撥開肉，魚肉已沒有味道。「別問這麼多了。這些是我電的魚嗎？」我說。

「吃自己電的，比較好吃啊。」他把帳單遞給我，繼續吃漢人口味的苦花大餐。

打開手機，有幾通未接來電，妻子打了幾通，沒顯示號碼的也幾通。

「妳想要什麼？」用餐廳的無線網路傳給妻子。她未讀未回，不再打開那則訊息。

我對Behuy比講電話的手勢，他點頭。

離開餐廳，往前跑。他仍在吃太大尾的苦花，嘴裡的刺一一挑出。不用回去瑞岩，不想再往返力行產業道路。招台計程車，沒多久睡著，鞋裡的腳汗，像是泡溫泉濕滑悶熱，想起那晚流入身體的電，那些電量電得死人嗎？我還活著。

像數字的雲是頭號還是尾數，紅綠燈的倒數看久發呆，燈號跳了一下，變成我號碼的靈感，這都是神旨，好多好多的神旨，想更近一點看，只見溪底無光，溪已無魚。

評審意見

濁世的光亮

林俊穎

誠心建議，閱讀這篇小說的同時，不妨找出二〇二〇年的首獎傑作〈雪卡毒〉（絕無消遣小說家怎麼沒有蟬聯奪冠的意思），接續閱讀，一併參照，我們得以進入小說家之心眼，接收到更立體、更縱深的景框，聚焦台灣當代從現實到心靈的瀕危險境，也是困局。

從雪卡毒素到此篇的毒魚與賭癮，小說家立足鄉土、環境、倫常的道德制高點，顧盼指點無一不是濃濃的警世意味，上承最古老的「天作孽，猶可違」，人、自作孽的底線可以到什麼地步呢？張愛玲的魔人名句，「一級一級，走進沒有光的所在。」我們的漢家郎嗜賭成癮，不，已經入了魔，見鬼弄鬼，見神用神，所以對泰雅族的妻子與小舅子一騙再騙，又怎樣？只要贏一次，足以全拿，翻身。他勇往直前到山溪電魚換賭本（魚名苦花，堪與〈雪卡毒〉的佛手組成華美的意象蒙太奇），等於啓動毀滅的一場儀式。

比起〈雪卡毒〉珠玉在前，因為格局、視野、漢家郎賭棍的過於文氣以及嗜賭的驅力不明，〈溪底無光〉嫌黯淡、遜色了。然而當我們跟著漢家郎賭棍搭上夜行貨車，疾馳山路，我們看到小說家意欲照亮濁世的光亮。